

有些怀旧只是抚慰人心

李 晓

在一个微信群里,有人在雨夜里贴出了老城老巷子的照片,那些发黄的老照片,还散发着当年温暖的市井烟火气息:修鞋、配锁、剃头、磨刀的手艺人,卖豆浆油条的铺子……或许是引起了情感的共鸣,那天晚上微信群里炸开了锅,纷纷怀旧,表达对老城日子的无限深情。

只有一个人,情绪特别冷静,他发问:“如果真的让你们搬迁回到当年那尘土飞扬用蜂窝煤做饭的年代,你们真愿意回去吗?”这句话,让热闹的群里吹来一股冷风,好不容易点燃的怀旧火光,就这样吹灭了。

秦二麻子是我老乡,有一次他跟我怀念起二百多公里外的故乡,双眼含泪。二麻子说,故乡真好啊,而今他有钱了,想回去给村里每个人都发一个大红包。

秦二麻子怀念的故乡,是经过岁月沉浮后,过滤了的故乡。我知道,二麻子那年离开故乡,是被逼的,村庄里几个人,设计了一件事陷害了他,二麻子冲冠一怒,卷起被子来到了城里,凭自己的手艺谋生。后来开店铺,事业越做越大,还解决了几个老乡的就业。二麻子对故乡的回忆与怀念,把那些委屈、伤害、辱骂、嫉妒,在光阴的深水里浸泡以后,沉入了河底,只留下了纯朴善良的东西。

二麻子对我说,他还是想回到当年那破檐遮雨的土坯房里去住,尽管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,但可以一觉睡到日上竿头,歪倒在墙角晒太阳。二麻子这样的乡愁,我以为带着某种矫情,如果时光真把他拉回到当年饥寒交迫的生活里去,大概他过不了几天,就要奔回到城里的生活来。

正如眼下,是一个全媒体时代下的生活。有许多人感慨,想回到没有网络的从前日子里去,想回到古代的生活里去,骑着一匹马,万里迢迢穿云破雾去看望亲人朋友,到达时,马已经瘦成了驴样,但那种美好深厚的感情,却让人回味无穷。可真让他们一旦没有了网络,没有了一日千里的交通速度,他们还愿意返回到过去那日子里去吗?

想起有一年,我山里老家一个人死了,家人去给一个亲戚报信,跋山涉水走了三天的路,结果那人在翻垭口时,栽倒在悬崖下,也死了。后来修上了公路,小车去来,也就几个小时,通车的那天,几个老乡跪在悬崖边的公路上,朝汽车磕头,那是最深的感谢。不过现在还是有人,常对我怀念那些翻山越岭的日子。

住上了别墅高楼,怀念老胡同老院子,吃上了山珍海味,怀念粗茶淡饭。为什么人对过去生活的追忆、怀念,总是那么深情款款的样子?是因为过去的岁月,哪怕

是最艰难坎坷的生活,都成了过去,不会再回来,成为历史的东西,一旦想象,沉重的,会变得轻盈,辛酸的,品咂后甚至有一丝甘甜。而眼下的生活,未来的生活,还要奔波下去,必须用力。用力了,矫情就少了,结实实的生活,需要你去扛着,承受着。

对过去世界的追思,有时其实是擦亮了一根火柴,把那些最亮最暖的一部分分给浮现出来,而那些黯淡的人性,黑暗的经历,而今都已经完成了隧洞的穿越,把它们一一给隐去了。出土的瓶瓶罐罐,也是年代久远了才具有收藏价值,当初它们被使用时,也是太寻常不过了。丑陋人性和情绪也像病毒一样传染,所以尽量回避与淡忘。通过这种擦亮性的回忆,自己暖和自己,宽容了自己,其实是一件好事。一些人的回忆看起来是那么温暖,其实当初经历时,往往是最痛苦的,这是因为回忆时镀上了一层神秘的光芒。

所以某些怀念怀旧里的美好与伤感,总是带着或多或少的矫情,软化了现实里某种坚硬粗糙的生活,成为一种缓冲,一种补足,一种稀释。说得再明白一点,这种矫情里,其实就是对美好人心、人性、简单生活的渴望,呼唤着它们冲开世俗的烟尘,缓慢归来,温暖着沧桑人世。

初冬

李举芳

苇塘里的芦苇,
满头的白发迎风飞扬,
依旧望尽天涯路。

一只不知名的鸟儿,
站在摇晃的芦苇上,
眼睛望向南飞的雁群。

讨生活的异乡人,
打起背包坐上车,
回头时眼里多了不舍。

荒滩上的野花淡然开放着,
用最淳朴的笑容,
目送人远。

快乐的补漏人

刘 希

和七岁的女儿逛完街回家,经过一个偏僻的路口,看见两个人正忙忙碌碌地在做饭。女儿好奇极了,问我:“妈妈,他们是在野炊吗?”我笑了笑,指了指旁边那辆破旧的货车,对她说:“不是的,他们是从河南来的补漏人。谁家房子漏水了,只要找到他们,他们就能修好了。”女儿“哦”了一下,然后微笑起来:“妈,你看他们真快乐。”他们确实快乐,一点也没有背井离乡的愁闷与无奈。你看男人,正在一个水桶里洗白菜,而女儿,正把锅烧热,放油,我虽然没有看到半点像样的菜,但他们的神情那么专注,女人还小声地哼着歌,我知道那是最新流行的歌曲《我的生活不苟且》,他们那样享受做饭的快乐,享受生活,着实让我感动不已。

因为房子有些漏水,我便想着请他们看一下,他们马上应承下来,说吃过饭就来。我家就在附近,半小时后他们就喜滋滋地过来了,看完漏水点后,两人便开始在楼顶的空地上忙碌起来。支锅,熬油,不多会功夫,他们就熟练地补好了。临走,看到我家大宝二宝下围棋,女人露出喜悦之情,用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道:“你家也两个孩子呀。我家也两个,一个男孩,一个女儿,男孩上小学一年级了,女孩还没上幼儿园呢。”她自顾自地说着,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直到男人用眼神示意她别说了,她这才停住嘴,跟着他快步下楼。

那天晚上散步,经过一家银行门口,忽然就瞥见了那两个熟悉的身影。他们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,对着广场上的电视看节目,女人笑得极其灿烂。见了我,她主动起身打招呼。我说:“你们晚上睡在哪里呀?”女人一副惊讶的样子,似乎我问的问题很唐突,不好意思地笑起来,我们俩,就睡车上。我看见车门此时正敞开着,里面装满了大包小包,燃气灶,液化气,水桶,挤得满满当当。能睡的地儿,就车子后排那一排座椅了。我无法想象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,在这么逼仄的空间里,他们能安稳地睡着。一个不大的货车,承载一家人的吃穿住行,也着实让人惊讶不已。女儿突然冒出一句:“你幸福吗?”女人微笑了,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:“小朋友,我很幸福呀。”

我不由得对他们多了一些敬佩,生活如此艰难,却能在艰难中保有一颗知足的心,时时处处都显得那么快乐,他们知足常乐,幸福安然,我在想,如果我们都能像他们那样活着开心点,那是不是快乐不得呢。



冬日暖阳

苗青 摄

等一场雪

耿艳菊

《天龙八部》里,阿朱对乔峰说,你一日不来,我等一日;你三日不来,我等三日,你五日不来,我等五日;你三年不来,我等三年;你五年不来,我等五年……

自入冬以来,我也在等。我等的是雪。像等我的恋人一样。

节气从立冬滑到小雪到大雪,甚至过了小寒,雪,它竟一丁点儿动静都没有。日日盯着中央一套的天气预报,日日研究网上的一周天气情况。霾,雾霾,还是霾!请注意不宜出行!挥之不去的霾,让人心都生了霉。

到底是屋里憋不住,去市郊转了一圈。看冬。灰暗里穿行,气短路旷,聊无生趣。枯枝败草,仰着一张焦渴的脸。像沙漠里行走了几天的人,苍白着脸,干裂着嘴

唇,拖着铅似的腿。路边树下的残叶是受伤的蝴蝶,三五成群抱在一起诉说着忧伤。钻天的白杨像剑一样直楞楞地突兀地刺向苍灰色的天穹。有鸟窝卧于其枝杈间,却四野并不见鸟雀。那么它们去哪了呢?不在自己的地盘,是不喜欢这灰茫茫的世界而躲起来了吗?

我想起了小时候雪天捕鸟的事。雪雾放晴,在院子里先扫出一块空地。然后,搬出妈妈洗衣服用的大盆,找一根一尺来长的结实棍子,用棍子支起大盆的一边,在棍子上系一根结实的长绳,再抓一把麦子洒在大盆的下面。一切收拾停当,我握着绳子的另一头悄悄退到门后,探出头,静候鸟雀上钩。一般会成功。

可是这个冬天呢,放眼望过去,像个被后母虐待的灰姑娘,衣衫褴褛,捉襟见肘,每天都在厨房里干活,睡在炉灶旁的灰

烬中。弄得她灰头土脸,掩盖了她的端庄,遮住了她的灵秀。其实,就是缺一场雪啊!雪是冬的华衣霓裳。没有这华衣,让冬如何是好!让她如何抛头露面呀!让她如何去赴王子的舞会!

晚上小妹打电话来说,妈妈发烧,输了几天液了。问原因知是屋里暖气烧得热,常不出去,上火所致。想起刚开暖气那会儿,儿子也是因为空气干燥,上火而烧了几天。记得儿时上学常常冰天雪地地行走,却很少生病。四季的更迭有它的规律,是要遵守的,冷时要冷。所以,冬需雪的装扮,人的身体宜需要雪的滋润。

瑞雪兆丰年。一场大雪下来,麦盖三层被,来年的丰收在望。农人的腰杆挺直了,嘴角嵌着笑意,字字句句间透着底气。而我呢,冬之寒年,前路未知,一堆琐事里摸爬滚打,失了从容,失了自信,失了农人的那种底气,不敢抬头,慌乱着,焦躁着……在生活里左冲右突。

阿朱等了五日,等来了她的乔大哥。我还在等,等一场命里的瑞雪,来清润我的内心,引我突围出生活的沼泽。